

狼王

LANGWANGSHANDIAN



狼王争霸



狼王闪电

LANGWANGSHANDIAN

本书由两个故事组成。

在第一个故事中，狼王闪电自小被逐出狼群，在虎穴中长大，并学会了生存的技巧。成年后流浪的岁月里，闪电收服了几个兄弟，成为头狼。

在大雪封山的时节，几个狼群围聚，闪电击败其它头狼，成为真正的狼王，率领着饥饿的兄弟向一对老虎和它们饲养的野猪群宣战……

在第二个故事中，狼王闪电是一只猎犬和一只公狼的后代，被老猎人塞宁精心养大。在一次群狼袭击部落的行动中，闪电为部落的安全向头狼挑战，一举成为狼王。

两年后，闪电遭到猎人公鸭的袭击，从而引出七爷的“出山”。七爷有十三条猎犬，其中狗王黑虎尤为神勇，闪电和它的弟兄与七爷及他的猎犬展开了一轮轮惨烈的会战……

ISBN 7-5007-7858-9



9 787500 778585 >

定价：12 元

张永军 著



狼 王 闪 电

LANGWANGSHANDIAN



精英特种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王闪电/张永军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12

(猛兽总动员)

ISBN 7-5007-7858-9

I. 狼... II. 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590 号

LANGWANG SHANDIAN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海 飞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吕卫真

责任编辑: 吕卫真

责任校对: 刘 鸿

装帧设计: 刘 静

插 图: 杨林鹏

责任印务: 金文涛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 编 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 行 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0 000 册

ISBN 7-5007-7858-9/I·692

定价: 12.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作 者 的 话

张永军生于吉林通化，漂在北京通州。曾就读鲁迅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吉林作协聘任作家。近年出版《雪国·野狼的海》、《北方·猎人部落》、《150 分钟的凄美》。《野兽总动员》系列是作者精心打造的动物小说，以情节取胜为突破。谨将它献给那些喜欢动物小说的朋友。只要读者朋友们能记住一点点情节就高兴了。



《狼王闪电》第一个故事

接

连几场大雪过后，长白山上的山谷、山峰、荒原就被雪覆盖了。

在这个雪色的世界到来之前，荒野里已显出某种狰狞，各种食草类动物像岩羊、狍子、驯鹿等等随着水草的日渐缺乏，它们和各种食肉类动物一样将在无奈中走进这个艰难的冬天。

极具团队精神的狼，随着大雪封山食物减少则到了它们发挥集体智慧的时候了。于是所有的狼撤出自己雄居一方的领地，集会、聚合，进入猎杀与征服的群居生



活。

这一年的冬天也没有例外，生活在长白山主峰北娘娘库盘石谷的狼群完成了集聚，它们是四只公狼，五只母狼，六只幼狼。这一族由十五只狼组成的狼群，没有像其它族类那样为争头狼的位子而流血，头狼依然是铁瓜，它坐在头狼的交椅上已经两年了，已经两年没有其它公狼向它挑战了。

铁瓜是一只有着丰富拼杀经历的大公狼，壮硕、凶残，青灰色的毛皮乱七八糟，身上满布伤疤。脑袋瓜更绝，两只耳朵在血腥厮杀中早已失去，因而它的相貌就非常独特了，就像人成了秃子，露出一个聪明绝顶的秃脑袋瓜那样。

长白山中，没有哪只流浪到盘石谷的狼敢向铁瓜挑战。在铁瓜当头狼的两年生涯中，处死过四只前来投靠的公狼。它觉得这四只公狼很有潜力，这样的公狼早晚会对它的地位产生威胁，因而不等它们有喘息之机便处死了它们，唯一留下活口收留下来的只有一条拐腿白狼。

拐腿白狼为铁瓜带来了一条猪腿，当然，它能活下来还要归功于它的那条拐腿。即使这样，铁瓜也没有放松警惕，时刻怀疑着拐腿白狼的身份。拐腿白狼是滚着一身狼屎来的，它发出的气味中还有一种非狼的气息。但它的腿拐了一条，它对铁瓜构不成威胁。铁瓜留下它还有一个目的：在缺少食物的季节，拐腿白狼将是它和它的狼群活着的一道美餐。好在过了两个冬天它的狼群



也没有碰上难以抵抗的饥饿，拐腿白狼也就这么巴结着活了下来，甚至还留下了一只后代。明白说了，这只后代就是闪电，它的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凶险。

狼群中，任何头狼的诞生都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

两年前，这群狼曾经和一只金钱豹为争食发生过搏斗，它们以四只公狼的性命搏杀了那只金钱豹。而在最后致命的关头，将金钱豹扑倒的是铁瓜。那时的铁瓜还不是头狼，这群狼的数量也不是十五只，而是近三十只。

当铁瓜把金钱豹扑倒的时候，铁瓜的背部、肋部被金钱豹的掌爪撕裂出四条血口。铁瓜受了重伤，但伤痛使铁瓜迸发了勇气，它忍住致命的伤痛，咬住金钱豹的咽喉吊在金钱豹的身上……

头狼独耳发一声嚎叫，群狼一轰而上把金钱豹分尸了。头狼掏吃了金钱豹的内脏，剩余的部分群狼转眼间就吞吃了个干净。重伤的铁瓜倒在一旁奄奄一息，狼群中没有狼会怜惜它，即使它是功臣为它们捕到了食物，那没用，狼的法则就是这样，谁快死了谁就是弱者，弱者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死。好在有金钱豹和其它死狼的残尸，重伤的铁瓜才保住了性命。

后来，群狼在独耳的带领下冷漠地从铁瓜身旁走过，没有一只狼愿意将哪怕是一口食物送到它嘴边。

头狼独耳漫不经心地撒了一泡热尿，顺风溅到铁瓜的伤口上像撒了一把盐，使它发出凄楚的呻吟。即使如



此，也没有赢来头狼独耳一线目光，好像它早已死去。它就这样被头狼独耳抛弃，被群狼从大家庭中踢了出来。从那一刻起，铁瓜心头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也许正是这种仇恨支撑着它活了下来。

群狼抛弃了铁瓜，也抛弃了为它们付出生命的另外四只狼的残尸碎骨，这等于给它留下了食物，在以后的七天里，铁瓜挣扎着靠这些残皮碎骨度日。

这七天里，受伤的铁瓜还诱来了一只前来偷食的豺。铁瓜发出拼命的嚎叫吓跑了那只豺，它活了下来。半个月后，伤愈的铁瓜追上了狼群，在当天夜里就向独耳挑战。经过半个月的生生死死，铁瓜变成了一只凶残暴烈的狼。独耳在铁瓜发疯般的攻击下逃跑了，不久之后饿死在雪窝中。一只离群的独狼在严寒的冬天是没有能力独立猎食生存的，昔日的头狼独耳今天有这个结局也算不错了。

后来，狼群分裂，另一只叫白鼻头的公狼带走了大小十七只狼，铁瓜手下只剩下了七只。直到今年，铁瓜的臣民才发展到十五只，而铁瓜也已当了两年头狼了。

今年的聚集却使铁瓜的狼群陷入饥饿之中，整整三天，铁瓜的狼群没有猎到食物，狼群中的大公狼已经明显对铁瓜产生了不满。这些铁瓜都看在眼里，铁瓜做了决定，牺牲一只同类来满足群狼的胃口。它用眼睛搜寻那只拐腿白狼，到了吃那只身上散发出非狼气味的拐腿白狼的时候了。



那时，铁瓜的狼群在森林雪野里转到了第四天，它们还是一无所获。铁瓜手下的臣民个个瘦弱不堪，尤其六只幼狼冲着母亲嗷嗷直叫，就连几只成年的母狼都和公狼一起用不满的目光看着铁瓜，它们开始怀疑铁瓜的能力，好像在说：“你是头狼，你连孩子们都喂不饱，还算什么头狼？”往往这种状态对头狼来说是最危险的，即使没有公狼向它挑战，它们也可以遗弃它而投奔比如“白鼻头”公狼那一族。是铁瓜下决断的时候了，它必须杀死一只老狼来满足狼群的胃口。

寻找拐腿白狼的铁瓜的眼睛看到了母狼花脸，铁瓜发觉母狼花脸的目光很特别，想起母狼花脸拒绝它求爱后嫁给了拐腿白狼，就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母狼花脸。很快，它从母狼花脸的眼神里明白了发生在花脸上的一切：拐腿白狼死了，母狼花脸此刻正处在悲痛中。

那是去年的事，对花脸特别垂青的铁瓜主动向比它小两岁的花脸求爱，花脸扭脸不理它。失望的铁瓜又去追求另一只母狼，并很快跟那只母狼恋爱了。后来，在一次围猎山羊的行动中，铁瓜的妻子——那只母狼被山羊撞下了山崖。变成鳏夫的铁瓜难耐寂寞，再一次亲近母狼花脸，花脸却和拐腿白狼恋爱了。到了春天，狼群分散，各自双双对对过日子去了，拐腿白狼和花脸母狼的事铁瓜就不知道了。

在一次追逐草兔的猎食中，拐腿白狼遭到一群豺的暗算，不幸被豺分食，这一下使母狼花脸吃尽了独自养



育儿女的苦头。拐腿白狼和花脸母狼一口气生下五个崽子，到狼群聚集的冬天，母狼花脸只剩下最后一只狼崽。

这只狼崽和同年的五只狼崽比起来最瘦弱，但体型骨架却最大，这是因为它的父亲那只拐腿白狼不是纯正的狼种。拐腿白狼的身材比长白山狼高出半头也长出半头，但性情却比较温顺，不爱争胜。

花脸嫁给拐腿白狼也是因为拐腿白狼与众不同，这似乎很像人类，越是漂亮女孩越喜欢另类男孩。拐腿白狼在狼群中是最下等的草狼，是专吃其它狼剩饭的乞丐狼。母狼们很清楚铁瓜留下拐腿白狼的真实意图，它是狼群豢养的一只活着的储备食物，嫁给这样一个家伙无异于送死。但是母狼花脸不理睬这些，爱拐腿白狼爱得直接，也不管其它母狼的耻笑，干脆就这么跟拐腿白狼过下去了。

直到拐腿白狼死掉，母狼花脸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好在经过艰苦的日子之后，身边还剩下一个最后的安慰，就是白狼闪电。

在铁瓜和母狼花脸默默对视的时候，五只幼狼突然叫着乱成一团，几乎同时嚎叫着向那只在雪地上奔跑的白色幼狼扑去。

那只白色幼狼从雪窝里赶出了一只草兔，兔子在雪地上一个急转弯就闪开了白色幼狼的扑击。白色幼狼瘦弱的身躯猛然一转，前腿一记横扫，兔子被白色幼狼扫







了一个跟斗，再想爬起已经晚了，白色幼狼再次一扑扑住了兔子，张嘴咬住兔子就向母狼花脸跑来，但它很快被其它五只幼狼围住了。

五只幼狼叫着嚎着上来扑咬，白色幼狼打着转要冲出包围，它焦急的眼神不时向母亲花脸投去。

铁爪和其它成年狼都愣在当地，它们被白色幼狼扑猎的技巧震惊了。白色幼狼才五个月大，这样的幼狼没有能力狩猎，在长白山狼的种族里还从没见过五个月大的幼狼独自猎取食物。只有母亲花脸没有丝毫的惊愕。

丈夫拐腿白狼死后，母狼花脸独自抚育三个月大的儿女。它不敢远离它的崽子，担心其它食肉类动物趁它离窝后偷食它的子女，而它又无法带着崽子狩猎，于是它和五个儿女便时常处在饥饿状态中。

难以生存的日子里，母狼花脸和幼狼闪电吃掉了两只饿死的儿女。此后，母狼花脸差不多要绝望了，它的窝巢周围再也没有弱小的动物敢涉足，它和幼狼已经三天没有猎食，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它必须忍痛离开自己的儿女，就让儿女们听天由命吧。如果它再不去狩猎，连它也要饿死了。花脸同样知道或许等它狩猎回来，它的儿女们也都饿死了或者被其它食肉类动物发现吃掉了。母狼花脸最后看了一眼相拥着趴在草窝里的三只狼崽，然后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这一走就是两天。

两天后花脸才有了好运气，猎到了一只小岩羊。它



太饿了，一口气吃掉了岩羊的大半个身子。花脸身上有了力气，叼着岩羊的残尸发疯似的往回跑，一路念着它的崽子们好歹活着等它回来。

跑回家，花脸惊呆了。

三个儿女中的一只已被吃得只剩下一张毛皮和无法咀嚼吞咽的骨头，另一只也早已气绝，正被吞吃着。吃它们的不是它担心的什么食肉类动物，而是它最喜欢的白色狼崽——闪电！

闪电的头脸上尽是同胞兄弟的血，它凶猛地吃着，咬不动就囫圇着往肚里吞。

正吃得欢快的闪电嗅到了母亲花脸的气味，它抬起头“欧”叫一声，甩了两下尾巴，欢叫着向母亲花脸跑去。那声音无疑在说：“妈妈，我吃饱了……”

现在，母狼花脸的儿子闪电正被同龄的五只狼崽围攻，它们试图抢食幼狼闪电叼在嘴边的草兔。

饥饿是不分幼狼和成年狼的，铁爪和其它成年狼也有多日没进食了，早已饿得头眼昏花，看到这等美味，岂有不动心之理？只见所有的狼都在吞咽口水，所有狼的目光都直勾勾地盯视着幼狼闪电捕获的那只草兔。

铁爪嚎叫一声，命令幼狼闪电把兔子献上来，由它先吃掉兔子的内脏。头狼的叫声制止了其它狼的行动。第一口要由头狼先下嘴，最美味的内脏是属于头狼的，这是头狼的特权，其它狼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幼狼闪电竟敢违背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趁五



只幼狼退开的当口，甚至等不及母亲花脸同食，便要掏吃兔子的内脏。只是它的牙齿还不够锋利，还不能一下掏开兔子的肚子吃到那美味的一口。

其它的狼望着幼狼闪电也望着铁瓜，它们的神态无疑在给幼狼闪电招祸。果然，幼狼闪电的举动激怒了铁瓜。铁瓜后爪蹬地，一步扑了过去。前爪一挥，幼狼闪电就被击得连打了三个滚。闪电爬起来，“欧欧”向铁瓜龇牙咧嘴地嚎叫，并做出扑击的姿势。这样，幼狼闪电再一次激怒了铁瓜。

铁瓜身子一旋向幼狼闪电扑去，看看就要扑到闪电身上，只要铁瓜的前爪搭在闪电的背上，它的腰就会折断，就会哀嚎着被狼群分尸。这正是铁瓜所期冀的，希望处死幼狼闪电杀一儆百，同时又解决了属下的饥饿问题。它知道此时的狼们嗅不得血腥气，狼们毕竟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是到吃一只倒霉的同类的时候了。

然而，幼狼闪电却一扭腰避开了铁瓜的扑击，这更加激起了铁瓜的杀机，它加紧了扑杀的行动。突然，铁瓜的左肋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差点儿跌倒。

撞过来的是母狼花脸，花脸撞了铁瓜后跃在一边哀嚎着示意儿子闪电快逃。见铁瓜又扑上来，花脸再次迎上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铁瓜扑击的攻势。

花脸不是铁瓜的对手，在它一再的阻拦中，铁瓜也铁了心肠，它不再顾念旧情，反正得牺牲一只狼的性命裹大家的腹，谁死都比自己死好。它就下死口了。很



快，铁瓜扑倒了花脸，毫不迟疑地一口掏开了花脸的肚子。群狼在血腥味的刺激下一哄而上，花脸哀嚎几声就被众狼撕食了。

闪电凄惨地叫着，向森林深处逃去。铁瓜没有追赶，它知道等待幼狼闪电的命运是什么。在多雪缺食的冬季，无论多么凶猛的狼，离开狼群的出路只有死路一条……

冬季的白天非常短暂，老林里更是如此。

闪电找了个树洞躲了一会儿，天完全黑了下来。闪电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新的恐惧又袭上心头。它侧着耳朵听了听，除了呜呜的风声就是偶尔传来的猫头鹰报丧似的怪叫。闪电想起了妈妈，非常想念依偎在妈妈身上的温暖，想念妈妈身上特有的体香。它从树洞里爬出来，向妈妈被分尸的那片雪原跑去。

山里的雪沉积得十分厚实，饿着肚皮的闪电每走一步都要用掉许多力气。它吃力地从雪窝里拔出蹄爪，它的蹄爪在又滑又软的雪地上留下颤抖的足印。它不能停下来歇息，只要它倒下，就会变成一具冷硬的尸体。闪电挣扎着，行走着，终于来到了那片雪原，那片分尸花脸的雪原在月光下泛着银光。

闪电嗅到了妈妈的气味，它知道妈妈就在这里，可是妈妈在哪里呢？

幼狼闪电没有找到妈妈的遗骸，连块毛皮碎骨都没



有留给它，甚至血迹……妈妈已经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闪电扬头发发出惨烈的哀嚎。

以此刻的见识，闪电不可能知道饥饿的狼群把花脸的身体连同毛皮骨头都撕碎了吞光了，就连冰冻在雪中的血也被那五只幼狼舔噬净尽。

